西山走山人

高海平

我是一个喜欢在山水中行走的人。蛰居太原20多年，一直忙于俗务，对太原周边风景名胜时有暇顾，但只是零敲碎打，没有形成整体印象。让我静下心来行走离我居住地比较近的西山，是近些年的事。

西山是对太原境内西部山脉的泛称，属吕梁山系，就是郭兰英唱的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中："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"的那个吕梁山。太原西山绵延不绝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名称，由北到南的崛崛山、蒙山、太山、龙山、悬瓮山、天龙山等，山山清秀、山山有名。

前几年，太原西山旅游公路正式开通，我曾坐车走过两次，一次是和家人一起玩，一次是带外地来的朋友玩。都是在秋天，漫山遍野绛色初绽，色彩斑斓。天龙山上的桥像条盘绕的巨龙高高地架在山上，打老远就能看到，有的人专门冲着这座桥去，所以叫网红桥。车子在山间公路上行驶，随着峰回路转，景色呈现出不同的色调。西山公路在西山岭上蜿蜒起伏，似海上冲浪，车随山形行驶，人在车中晃悠，开车人和坐车人同样体会到一种额外的享受。除了看山色风物，最大的看点是俯瞰太原城，"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"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文人雅士喜欢用"城市山林"一词形容城市的高楼大厦，站在高岗上遥望太原城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活脱脱的山林无疑。

西山旅游公路开通之前，太原掀起了户外旅行的热潮，驴友、背包客一族纷纷出现。刚开始时，大家只是单打独斗，各自进山，山路上你碰见我，我遇见你，彼此打个招呼。慢慢的，兴趣相投者建立了QQ群，喜欢走山的人终于找到了组织，各种驴友群逐渐形成了成建制的走山活动。

走山活跃时，太原有上百个驴友群，每到双休日，QQ群主在群里发布走山公告，驴友们热血沸腾，枕戈待旦，整装待发。每个群的人数少说有二三十，驴友们背着大包小包，还有的带着手杖，有些女驴友居然穿着高跟鞋就来了，一看纯粹凑热闹的，会被群主直接踢出去，还不忘训斥几句："你以为走山是逛商场吗！"

大的群会有队首、队中、队尾三人手拿对讲机，形成前中后呼应，确保行走的安全。浩浩荡荡的驴友队伍开进西山，瞬间就会被莽莽山林和沟壑所淹没。走山，迎合了人们久居闹市，想走进大自然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渴望感受"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"般悠然的心理。

西山能供行走的线路不是很多，除了抵达一些名胜古迹有政府修筑的公路、石径之外，山野之中基本无路可走。驴友们一般不走寻常路，常规路线走上几次后，便有胆大心细的驴友，开始探索新路，独辟蹊径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险的过程。驴友带上户外标记，边探路，边在树枝上挂上红色、黄色标记，一方面知会同行，另一方面也是宣传自己。西山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健身步道——崛崛山健身步道，据说就是根据驴友们踩踏出来的路径开辟的，成为户外爱好者经常行走的经典线路之一。可见驴友们为西山的旅游开发、全民健身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手机进入智能时代后，一夜之间，人们纷纷弃QQ而奔微信，各种微信群像当年的QQ群一样满天飞。日常生活中，不管哪个行当的人，只要是热衷圈子的总会加入很多群，驴友圈里同样如此。线下当过领队的，肯定要建自己的微信群，一批驴友呼啦啦追随而来，被人誉为大咖的也要建群，同样也是呼啦啦一批进来了。不管哪个群，总有熟人熟脸。喜欢说话的，爱在群里发言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；不喜欢说话的，一声不吭，潜水而已。群主发布活动告知，驴友根据需要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。有名头的一些大咖，即使不发表意见，群主也会私信动员他参加活动。群主心里明白，大咖们的名气和号召力不可小觑。有些大咖做事有原则，如果是公益活动，义无反顾，身先士卒，否则退避三舍，远离是非。

好奇的是，驴友从来使用的都是网名，相互之间，直呼网名，圈里人说起谁谁谁都知道，但是不知道真名字，他们也不去打听真名字，都是用网名交往，这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这样的户外旅行团体基本上大同小异，谁也对谁是谁不感兴趣，只要你足够出色，走得快、耐力足、人品好，独领风骚，很快会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。当年比较有名的走山群有：一江秋的爱在阳光下、自由自在的自由自在群、老京的山野户外群，还有大山野、玉河散人等等。

户外旅游热持续高温，西山不仅双休日有驴友行走，平日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社会上渐渐有了对这个群体的嘲讽声。驴友们并没有受到这些风言风语的影响，继续迈开步伐，铿锵有力地行走在山的褶皱里。

西山行走，有几条线路异常火爆，四寺穿越就是其中之一。所谓四寺穿越，是指西禅寺——北龙泉寺——石窑寺——多福寺四座寺庙之间的穿越。这些都是驴友们自己徒步行走出来的线路。四寺穿越中，最具故事性的是石窑寺到多福寺之间的穿越。驴友开辟出的这条8公里穿越线路，需要翻越三座山，三上三下，引起了广大驴友的浓厚兴趣，纷纷前往一探究竟，成为一条热门走山线路。

过了两年，户外行走迎来了升级换代的时期，驴友大咖们已经不限于走西山了，他们开始奔五台山朝台去了。圈里流传着不成文的说法：不去朝台，不算真正的驴友。朝台成为衡量是不是真正驴友的一道门槛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，驴友们又结伴行走在五台山朝台的路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驴友行走鳌太线。驴友圈里，鳌太线被视为走山的天花板，这条线路不是路况多么复杂和艰辛，主要是气候变化无常，根本无法预测，每年都有伤亡事故发生，如此依然无法阻止驴友行走的脚步。

驴友圈和跑圈是两个概念。驴友圈是以走山为主，跑圈是以跑步为主。走山的是驴友，跑步的是跑友。有些驴友偶尔也兼跑友，参加市里组织的马拉松比赛，"半马"是他们的最佳选择。如果能在"半马"中跑出好成绩，不仅在驴友圈名声大噪，在跑圈也建立起了显赫的地位，成为身跨二界的人物。

西山行走在民间持续火爆，难免出现意外情况。西山山系沟壑纵横，很多地方属于无人涉足之地。有些驴友，自恃技高滋生胆大的乐观心理，铤而走险，在规定的时间走不出大山，身陷绝境，酿成祸端，这时候民间自发的救援队出现了。比如著名的蓝天救援队，后来从蓝天救援队分出一批人组成的山西天龙救援队，以及绿洲救援队等。因为是公益组织，所以没有谁领导谁。参与天龙救援队的驴友比较多，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了救援队的骨干力量。还有驴友负责在十多个QQ群发布每周活动信息，与天龙救援队合作过一段时间，信息群名因此曾经改为天龙户外信息群。

这些自发组织的民间救援队，有时单独救援，有时会配合警察一起展开搜索。参加救援活动，仅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要具备相关的户外救护常识。这些驴友会主动学习救护知识，最大可能做到安全、及时、高效。驴友们曾经协助天龙救援队多次搜救迷途人员，这种意外情况很多发生在无人区，不能及时报警，即使报警，单靠警察、救援队也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。因此，常年行走西山的驴友，在救援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驴友们不仅仅走山，还会利用驴友群的影响力做一些善事。给阳曲县的小学捐赠学习用具、为白血病儿童募集善款，群主一发公告，驴友们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。按理说，这不是驴友们做的事，但是，行善事、做公益，驴友们也不会缺席。驴友活动频繁的年代，活动多，参与者众，无论公益活动还是商业活动，层出不穷，热闹非凡。

如今的走山活动相比十几年前，似乎有些降温，至少以团队为主的规模性活动减少了。驴友单枪匹马地走山，该走的还在走，江湖不在，传说一直流传。西山，永远不会寂寞，只要有驴友，走山永不止。

从『虹巢』说开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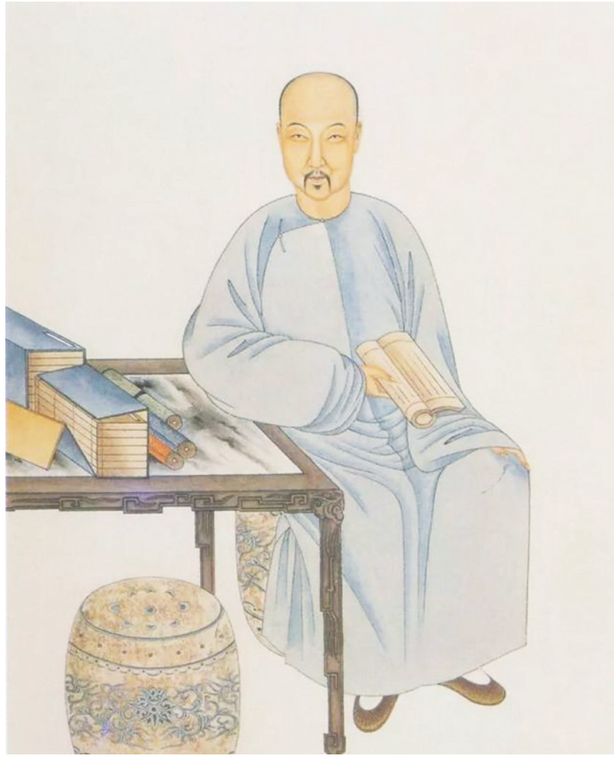
王钦

虹巢不盈丈，卧看西山村。
云起雨随响，松停涛细闻。
书尘一再拂，情到偶成文。
开士多征字，新茶能见分。

虹巢是傅山先生的一处书斋，位于太原市窦大夫祠西南角，烈石庙前侧，烈石寒泉左旁，因屋前"一株老杏弯曲如虹"得名，为傅山青少年读书处。傅山好友戴廷栻《不旨轩记》中曾记载："先生少年读书烈石，经始半椽，一栏如虹，谓之'虹巢'。"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先生上京请愿回到太原后来到这里，开始了他的攻读生涯。

窦大夫祠位于太原市西北20公里的上兰村，在汾河峡谷左侧，背靠二龙山，左傍烈石寒泉，右临赵戴文祠，是祀奉春秋时晋国大夫窦犨的祠庙，其最晚应创建于唐代之前。宋元丰八年（1805）六月，祠为汾水所淹，遂北移重建，历代多有碑记。现存建筑中，山门、献殿、大殿等是元至正三年（1343）重建，局部还有着宋、金时代的建筑风格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因仰慕窦犨，曾驾车来访。可惜车到晋国边界，听说窦犨被赵简子所杀，孔子在遗憾中返回了鲁国陬邑，并作琴曲《陬操》来哀悼窦大夫。窦大夫祠内有楹联：太行峰巅，孔圣为谁留辙迹；烈石山下，普贤遗泽及苍生。

明末清初，傅山是一位"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"的贤达，一位主张"经世致用"的书生。傅山享誉学界，经史之外，兼通先秦诸子、训诂、诗文、金石、医药、书画等诸多领域。清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清廷开设"博学鸿词"科，旨在笼络汉族文人为朝廷效力，泯除遗民们的反清意识。傅山身为北方学界翘楚，接到消息时，他便以老疾为由拒绝入京。阳曲知县亲备车马，以篮舆架窝将傅山抬往京城。抵达北京的傅山坚持没有进城，而是借宿在崇文门外的圆教寺中，并再一次绝食求死抗拒参加考试。康熙授傅山内阁中书舍人称号，并赐"风阁蒲轮"匾额。回到山西的傅山拒不悬挂此匾，仍以民自居。"既是为山平不



得，我来添尔一峰青"是傅山气节与精神追求的真实写照，我们可以体会到傅山不同于常人的坚韧与超拔，更能体会出傅山的志气与傲骨。顾炎武服其志节，书"虹收天地气，巢毓宁毋贤"，赞扬先生"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"之气节，赞扬先生之学识平实率真。

"虹巢"在汾水出峡的烈石山口。三面环山，西傍汾水，南面是开阔的平地，景致绝佳，是古晋阳八景之一"烈石寒泉"所在。进入其间，青石铺路、浅草遍地，小路两边高约一米的松柏树在雨水的冲刷下，竟然泛着点点新绿，混杂着泥土的芬芳，让人感觉到了春的气息。红墙高阁中是一处极雅致极古香的院落。

读着傅山先生写的"汾水初出峡，远山为小栏。山花春暮艳，柳雪夏初寒。细盏对僧尽，孤云闲自观。饥催晚来食，苦菜绿堆盘"，心中充满敬畏。多年来，我也曾探寻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。范仲淹讲：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乎！

在这里让我想到更多的是文人气节、生性达观，"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""笼鸡有米汤锅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""振兴中华，匹夫有责"。纵观五千年中华史，爱国与贫富无关，仁义豁达与职务无关；学识与年龄不会成正比，仓廪实未必知礼节，谁言淡泊不风流？

"虹巢"归来，思绪万千。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

我与光阴画晨妆

杜明芬

读到一句诗，"早晨是一只花鹿，踩到我的额上"，觉得真是美。不难想象美丽的花鹿与我在光阴中相遇，是怎样一幅生动的场景。但撇开花鹿的比喻不谈，单单是"晨"这个字就有无限的意象。比如一缕光从东方的云朵里泄下来，比如一抹蓝从月明星稀里露出来，再不然一颗露珠与一株草的嫩尖尖相遇，抑或一林鸟鸣与一池荷花都披着一身日光……晨间出门，回来便是满载而归。

"晨"字有朝气，像光阴里的青涩故事。少年朝气蓬勃，少女豆蔻如花，少年少女的婉约心事在青春年华里，擦出星星碎碎的火花。年少时读书，每日都与清晨相遇。或是饮着晨光品味诗书，酿光为酒醉在唐宋的画卷；或者斟满一杯晨曦送给喜欢的少年，隐隐地祝愿。年少的春光不知疲倦，热情满满，畅想翩翩。一瓯晨光里斟满了无数的懵懂青涩，落满了无数的微末美好！

晨光有一种明亮感，阳光透过薄雾射下来有很惊喜的味道。许多景色有了晨光的照拂，便褪去低沉，染上了光华。每日与晨光初见，心也重归疏朗。撇开繁杂的琐事，一心一意只在今日的生活。像沙漠等待绿洲，像枯木等待春天，我也怀着希望和美好等待着日光。早晨起来告诉自己：今天要和蔡澜一样好好生活，要和汪曾祺一样把生活过得有趣，要和丰子恺一样拥有孩子的纯真心性，要和林清玄一样柔软地看待世间万物。我要每天的生活都不虚度。每一天的时光都是一只自由的花鹿，它们狂热地奔跑，从清晨开始直到夜色阑珊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像生命的轮转从不曾停止，生命的绿意也永不会萎败。

清晨有平淡的烟火气息，它将寻常所见勾勒成了一幅温和柔软的画卷。在清晨走过街道，我看见开着灯的早点铺里飘着食物的香气，看见许多卖小饰品的商店也开始整理，看见一封封信被拿出绿色邮筒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在晨雾中自得而有趣。烟火缭绕的清晨，我在平淡里看见了生活的真谛。

人间森林里住着许多花鹿，每一只都各有色彩。它们虽经历不同、情感不同，但每一只都踩在清晨的额上。清晨带来的希望、祝愿和力量都会一一分给所有花鹿。你我也是其中一只啊，别忘记扬起自信的蹄，披着晨光勇往直前。

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百度

小站背影

申国强

这是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铁路，铁路上跑的是绿皮火车，一天只对开一趟，沿途都是四等小站，我就是列车上一名普通的乘务员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，车上的乘客很少。

那天正轮到我值班，列车在一个四等小站上停了下来。一位看样子有70多岁的老人，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子，上了我负责的这节车厢，整节车厢就他一个人。我问："大叔，现在疫情防控这么紧张，你还出门干啥呀？"

老人告诉我，他要给住在县城的儿子送菜去。菜是自家大棚产的，儿子和儿媳都是县里的机关干部，疫情期间都被单位安排到各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去了，忙得连买菜的时间都没有。于是老人每周都要乘坐这趟火车给他们送一次菜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马上就要到县城车站，老人准备下车。我问："大叔，到儿子家得住上几天吧？"老人说："现在疫情防控比较严，我不住的，我把菜放在儿子住的小区门卫那里，就赶紧返回来，坐下一趟列车回家。"

我扶老人下了车，又帮着老人把袋子运到站台上，然后返回车厢。站在车门口，我目送老人，他体型有些肥胖，背着那个装满蔬菜的袋子，脚步有些蹒跚。我的眼睛禁不住有些湿润。

两个多月后，我又一次遇到了那位老人，这一次他是从县城车站上车的。我问："又给儿子送菜去了？"老人笑着说："是呀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用送了，疫情防控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儿子儿媳有时间买菜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"

我问："那你怎么不在儿子家多住几天呢？"老人说："他们平时工作忙，在他们家里住，每天中午还得特意回家给我做饭做菜，我现在身体还硬朗，在家还能干点活，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了。"

火车到站了，老人慢慢地下了车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不禁想起了朱自清先生散文《背影》中的父亲。这位老人就像千千万万朴实的父母一样，在儿女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，尽自己所能，然后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小家，过自己的生活，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。

岁月沧桑娘子关

米丽宏

暮秋时节，我们走太行，出井陉，往阳泉，到平定县探访娘子关。

娘子关被一方巨石托举于百米之上的山腰，看上去峭险峻拔，威仪堂堂，加之横空于危崖上方，更显巍峨。沿着青黛山石铺砌的车马道，走近门楼，复檐下那方"天下第九关"的金字匾额，煞是惹眼。

不错。娘子关，是屏障，是卡口，是门户。它撑起了宏大的场面：一边是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，一边是苍茫无垠的华北平原。

万里长城十三关，无一例外带有雄性色彩，山海关、嘉峪关、雁门关、阳关……而娘子关，却令人沉吟。这个原名"苇泽关"的关口，为战国时期中山国所建。后来，因唐高祖李渊之女、李世民的姐姐平阳公主统领娘子军在此设防，后人便更名"娘子关"。细思这"娘子关"的得名，好似赋予了这风骨太行几许飒爽与柔情。

进门洞，登宿将楼，去拜谒隋大业年间率数万军人驻守关口的平阳公主。历来女子从戎，是一种传奇与悲壮。在传说与史册里，我们总能遇见这样的女杰，她们本该衣香鬓影、相夫教子，却被推向战场，马奔箭走、铁血豪情。想那遥远的年代，李家娘子军操练的呐喊声、大唐兵车的辚辚声、宿营地上兵士和着血色晚霞的歌吟声……一定于此地声声回响，势震木叶，响遏行云。

如今，宿将楼下，唯水声脉脉，古树森森。

出宿将楼，沿近70度角的青砖台阶攀上长城。依着垛口四望，视野里正是萧萧草木，万山黄透；正北山顶处，几株金红幽立，一片绚丽。

当年，平阳公主可曾在此俯瞰关下的苍茫烟火？那一刻，雄挺的河山美景，是否拨动过她的心弦？假如她穿越千年，看这远山城堡被晨曦轻抚，老街长河被晚霞笼罩，她也会由衷地祈望岁月静好、烽火平息吧？

娘子关是正太铁路入山西后的第一站。关外，是辽阔而平坦的平原；关内，是"两山加一川"的沟壑纵横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，使娘子关成为古今战争的焦点。明末，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娘子关出井陉直取北京；晚清，八国联军侵华，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娘子关一线；抗日战争，百团大战，娘子关成为重要战场……一番番铁骑声碎，号角声烈；一次次硝烟弥漫，血溅山河。而今，俱往矣。

如今娘子关城下，一河、一铁路、一公路，经小镇穿越而过。铁路线上，货车车厢来来去去；公路上，大车小辆川流不息。一边是千秋老城堡，一边是现代的喧嚣，互不搭界的两个时空，汇合于娘子关下，令你瞬时穿越古今，一时间恍兮惚兮。历史远去，人世变迁，屡破屡建的老城楼，却抗衡着沧海桑田，活化石般屹立到今天。战争的悲怆，文明代代相承的筚路蓝缕，于娘子关上一一回想，荡气回肠。

这雄关隘口，一城一堡、一砖一瓦、一墙一垛，无不蕴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底，延续着民族难以消磨的基因啊！